

北國之春



一 被檢察的「小學教員」

「你這幾個人，在笑甚麼？」說中國話很流利的這位穿西服的日本紳士，從銳利的眼光中，向在草蓆上我那三位路遇的同伴，頗嚴重地質問着，即時他的明亮的黑皮鞋踏上了木床。

「沒——沒有甚麼！我們在這兒說笑話呢。」曾經當過省視學員的張先生立起來回復。

「笑——話？」後音頗重，「甚麼笑話？」可怕的眼光向張君臉上直射着。

「我們說一個懷胎了幾年的笑話。」這明明是勉強的話了。

「不行！這個皮匣是你的麼？幾個人一同三個，你們幹甚麼？」這日本紳士漸漸不客氣了。一個半舊的褐色四方皮匣提過來，很熟練地打開，原來並沒加鎖。

張君面色發紅，急着道：「這是，這是他的，我姓張！在洮南啓蒙小學——作教員，我們都是……沒有甚麼！這皮匣子是零碎東西……」

「啊！都是麼？你姓甚麼？」他用猜疑的口氣向坐在行李包上的一位某軍中的參議問。

「我姓宋。」這位不滿三十歲的血氣方盛的少年答語是十分爽朗，不像那位視學先生的忸怩。「我也去洮南……」但這位先生本是視學員的堂叔，我聽說他改了姓，這其中一定有了文章。

皮匣子打開，牙刷，肥皂，信紙等隨手擺出來。這時視學先生神色不安地立在一邊。那位軍人將嘴鼓起坐着不動。還有他們同來的老人——因為他有鬍子，實在不過四十一二歲，却正襟危坐在遠一點的蓆上，冷冷地不發言。同艙的中國人多在立起來向這邊看，

沒有笑聲，却也不圍攏來瞧熱鬧。

「這上面記的甚麼？」薄薄的日記本在這位紳士的手中，他向軍人指着問。

「甚麼都有。人名，用錢，全是零事。」

好在只有二頁有鉛筆的畫痕，往下掀去是張張的白紙。拍的聲丟在一邊，而有力的手指却從皮匣中檢出兩張小硬紙。隔遠了看不清楚，彷彿是護照，或是奉票似的東西。

「唉！甚麼？這個？」

「是免票，我的第幾軍的免票，他們的沒有……」

本來是沒有多少零碎東西的皮匣子已經全翻遍了。再次便將被褥捲也打開了。一個帆布衣箱略略的檢查，放在一邊。紳士很從容說句「對不起！」將皮匣放在臀下，與張君對面坐下，從袋中掏出小本子將這三位的姓名問了，記下，又將免票也記過了。向張君問得更詳細，學校，多少學生教員，也記下來。後來張君隨口露出一句日本話來，他聽着有點奇異，張君頗義憤地道：

「我在日本留學過，前年由此處經過到衙門中去了一次。」痛快大膽的直告，旁邊人聽了都替他捏一把汗。

「留過學，甚麼學校……」日本紳士面色驟形緊張。

「廣島高師。」

「到衙門去那一年？」

「啊，我想想，十八年的冬天，十月二十八日那一天。」張君的記憶似是永久刻在心頭。

「陰曆陽曆？」

「是陰曆。」

紳士點點頭，接着用日本話同張君談起，約過了五六分鐘，他纔站起來。軍人低着頭不做聲。老先生似乎鬆了一口咽重的氣。我呢，初時忐忑着；雖然我那隨手的皮包中沒有嫌疑品，却有手寫的文藝小品，在報紙雜誌上曾登刊過的詩文；尤其是一篇當五卅之後

在北平發表過的那篇血梯也粘在小本子上。此外如近代叢書本的叔本華的哲學，法朗士的樂園之花，還有一本 W. Lay 作的 Man's Unconscious Spirit 以及小刀果品信紙，鞋提子這些東西。即時在我的記憶中先檢點過一番，終覺得那些的文稿怕是要惹麻煩的。怎麼辦？只好等待着，等待着！在我身旁却有一位即墨商人，布而黑羊皮袍，紮了褲管，笨棉鞋，有時吸着長管的旱煙，悠然地絕不在意地看着。他隨身一件鋪蓋捲，就在蓆子上解開，平放着，這多省心。

三位應受的檢察完了，幸而沒有何等處分。這紳士轉身過去將要下床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出氣鬆散了，忽而他向我看了一眼。

「你到那裏去？」

「到 S 地方去。」

「甚麼事？」

「作教員。」我早已打定腹稿說得爽當點。

可憐，只能說「上帝」叫你少麻煩些罷！他竟慢慢地走去。

那位視學與軍人紅了臉收拾起散亂的東西。白衣的茶房也過來幫着用繩子將被褥網起；十分熟練的手法如那日本紳士的熟練的眼光一樣。

即時同屋子中的中國人都將身子轉過去，沒有一個說話的，都在等待着，等待着！

我身子沒動，然而擡頭看見張君的淡褐色呢子的皮大衣掛在壁鈎上，「當小學教員，」張君也過於疎忽了。軍人從皮匣的夾頁裏找出一封字來，扯碎。丟在水盂中燒了。而張君却低聲道：「上一回我被他們連同行李帶到日本警察署問了幾個鐘頭！」

「不提了，下船談吧。」我替他們着急。

胖胖的老人——張君的叔父，還是一言不發。香煙尾把嗤的聲在水盂中作出埋怨的聲響。茶房便高叫着：

「下船，下船，行李憑牌子來取錯不了。」

穿過了宏壯華麗的埠頭上的汽船待合所，在風沙漫天的馬車中這六年前曾經到

過的大連街道，我看來更見繁盛。馬車走到奧町的入口處，張君歎口氣道：「運氣，運氣！不知爲了甚麼這些東西時時與我作對。下船時我還被他們喊問了一句……」

我不知道，人太多了，我們都擠到前面去。

「剛到艙口，另一個日本人瞪了眼大聲叱問着我是幹甚麼的？——又一回照例的說一遍三個人的履歷，真喪氣！」

老先生將胖的下頷點點頭道：「就是，真利害！也許你的樣子有點不對，像我有鬍子的人他們便不注意了。」

「可不是。他們彷彿認得我，每次經過便受盤詰，前年引到他們的衙門中去問中國話日本話，又照我改過名的名片我查在日本的學籍。一本尺許厚的大書，按照姓的筆畫排刊下來查，細細地查，查不到更加疑心。沒有法子，我說了在廣島作學生的名字，果然找到了，這纔放出來。——你瞧，多利害！是在日本讀書的中國青年都有名氏印在上面，那幾個鐘頭等於拘留……」他噓了口氣向四下裏看了看。

「媽的，怕他甚麼！你爲甚麼說當小學教員像麼？幹那個說那個，我們是在軍隊上服務，不信，他可以打電報去問。」這位豪爽的青年軍人向他的同伴張君忿忿地說。

「真不錯，就是你那身皮大氅我真怕他看得見。」我接着道。

××旅館的三層樓映到馬車前面，進門去，這一場風波算是完了。

二 小賣所中的霧圍

託張君的福，他來回經過這「名所」的次數多，午後四時我們便由旅館中的趙先生導引着走入一個異樣的世界。

趙先生在這裏作事已有十年以上的資格。青布皮衣，紅胖的面孔，腮頰上的肉都似應分往下垂落，兩道粗黑的眉，說話時總有「×他媽」的口語。脫略、直爽的性格，與痛快
的言詞，的確是一個登州屬的「老鄉」。一見張君便像十分相知似的，問這個那個，又要

求介紹我們這兩位新熟識的客人。——老先生與我——及至張君一提倡走，我就猜到他們的目的地；好在有趙先生的「老大連」，我也覺得一定有別致的地方，可以展露在我們的面前。

穿過幹路麻街通後，向南走進了一個小巷，右轉，中國式的三層樓入門，拾級而上，二層的門口，第一個特別現象是木櫃臺上有幾十支各式各種料子作成的鴉片烟鎗，很整齊地擺着。不同的色澤在目前閃耀。

我們驕然墮入迷香洞中了，——也可叫做迷雲洞中。

大廳中幾張烟榻一時弄不清楚，烟霧迷濛中只看見有許多穿長袍短裝的人影在烟中擠出擠進。幸而還好，我們五個人居然佔了兩個小房間；這一定是雅座了。一間真小，不過縱橫五尺的屋子，門窗明明是油膩得如用過的抹布，却偏是白色的。木炕上兩個歪枕，兩份褥子，是古式的氣派，這纔相稱。於是精工雕刻的明燈與古色鮮豔的槍支便即刻放在當中。

趙先生的手技高明，小黑條在他那粗壯的手指上捻轉的鋼簽之下，這麼一轉，一挑，向火尖一偏，一擡，那圓小的發泡的烟類便已成熟。扣在紫泥的煙斗上，恰相當。於是交換着吸，聽各人的口調不同，有一氣咽下去的，烟棗在火頭上不會偏缺；有的將竹管中的煙氣一口吞下，吃完後纔從鼻孔中如哼將軍的法氣一般地呼出。軍人與我太少訓練了，勉強吸過兩口，總是早早吐了好些，本這用不到從竹管中用力吸，滿屋子中的香氣，那異樣的香，異樣的刺激的味道，一點不漏地向各個人的呼吸器管中投入。沈沈的微醉的感覺，似是麻木了神經，一切全是模糊的世界，在這瀰漫的青雲圍中，躺在窄小的木炕上，便忘了自我。一盃清茶不過是潤潤微乾的喉嚨，並不能將疲軟的精神振起。

我躺在木炕上正在品嘗這烟之國的氣味，是微辛的甜，是含有澀味的嗆，是含有重星炭氣的醉人的低氣壓；不像雲也不像霧，多少躺在芙蓉花的幻光邊的中國人，當然聽不到門外勁吹的遼東半島的特有的風，當然更聽不到滿街上的「下馱」在拖拖地響。這裏只有來回走，在人叢中喊叫賣賤價果品與瓜子的小販呼聲，只有尖淒的北方樂器

——胡琴的喧音，還有更好聽的是十二三歲小女孩子的皮簧聲調。

一會，進來了一個紅短衣褲的剪髮女孩，一會又進來了一個青青背心胖臉的女孩。她們在門窗前立了幾分鐘後，一個到間壁去，我們都沒的說。趙先生這時將槍支向炕上一丟，忙忙地到外邊去。回來，拿着一個胡琴，即時他拉起西皮慢板的調子。手指的純熟如轉弄烟燈一樣。半個身子斜靠在炕邊，左手在拂絃的指頭是那樣運用自如，用力的接，往下抹，雙指微捺絃的一根，同時他的右手中的弓絃高低快慢都有自然的節奏相應。於是尖利而調諧的音便從手指送出。手法真特別，夥計，小販都時時掀開門窗的一邊來看。一段過後，連與他熟悉的張君也大拍掌，不住的道：「好好！好指音！再來，再來。」

「不容易，難得，不會聽過這麼好的胡琴……」老先生也嘖嘖地稱贊。

我呢，這時真覺得多才的趙先生也是個令人驚奇的人物。他是那樣的質樸，爽快，一天又忙着算賬，開條子，還得永恆的堆着笑臉向客人們說話；但在此中他却是一位特殊的音樂家。

趙先生將厚垂的眼皮閉着，天真的微笑，若在他的十指中在創造他的宇宙，忘記了客人也似忘記了這在那裏，用勁的快樂的拉着一種一種的調子。

碰的一聲，胡琴上的粗絃斷了。他趕急又跑出去，回來將絃纏好，還沒開始拉，便道，「來哇，誰唱誰唱？」

張君向立在間壁門口的軍人說：「有趙先生拉，你來幾嗓子。」

「不行，我喉嚨痛。」

老先生還在炕上燒烟，十分高興地道：「還怕甚麼，到這裏來原不是講規矩的。愛怎麼辦就怎麼辦！你還怕羞幹麼？」

「還是老先生痛快，痛快！」趙還沒拉動胡琴，却向張君問：「可是這老先生以前的貴幹還沒領教。」

「唉！這也是位老風流名士呀！兩年前他還在作科長呢。你別看他有鬍子，一點也不拘板……」

「是，是！倒是痛快。唱呀！」他將絃調好，向軍人等待着。

軍人終是搖頭不唱。

「大榮，叫大——榮——來啊！」趙先生這時纔實行他的政策。一回那方立在門口的紅衣女孩進來，將一個綢面紙裏油垢的戲目摺遞給我。我略一展視，看到許多老生小旦的舊戲名字，便遞與在我身後邊坐着的張君。

「說說，點甚麼戲？」

張君看了幾分鐘道：「好多，會唱這些。隨便隨便，趙先生，你熱，隨便挑一齣不完了。」

張君態度頗見興奮。
還是那個女孩子自己說了，「坐宮吧？」

在幾個人一同說「好」字的口音之下，慢板的胡琴與她的十字句的戲詞同時將音波顫動。

她的過度的高音使她不得不將雙肩屢屢聳動，每到一句末後的拖長而激亢的音

時，我看她實在吃力。大張開嘴，從小小的喉中發出這樣要夠上絃音的調來。頭上的披髮一動一動地，她那雙美麗的大眼睛直向灰黑色的牆上注射出急切的光亮。聽到「我好比淺水——龍，困臥……在沙——灘！」一句，我替她着急；同時心中也有些不自知的感動。覺得我們在這奇異的世界中是在買沙灘中的沒有一點水的小動物的把戲看……門窗外來回瞧熱鬧的人不少，就是賣果品的小販也時而停留住聽這不甚調諧却是引人來聽的戲詞。

一曲既終她背了兩手立在門側休息。大家自然是喝采了。張君問過她纔十四歲，「好啊！以後一定有出息，聽聽調門真不錯！」

本來可以讓她休息了，但趙先生還在調絃，而這瘦情的孩子眼巴巴地仍然希望再唱。這是爲甚麼呢？我有點明白，但我的淒感却咽在心頭，沒有話可說。接着又叫了她的妹妹，一樣是個大眼睛面目聰明的孩子，比她還低一頭。於是汾河灣的生旦戲便由這兩個孩子當作久不會面的夫妻連唱起來。

神采十足的趙先生含了雙目在玩弄他熟練的手法，兩個粗亢與低細的口音不斷的唱，說白，時間不少，約有一刻鐘方纔止住。這時我換了十個角子，便趕緊交與那大孩子。張君還爭着要給她，末後終算是我會了鈔。在聽衆的贊許聲中，可憐的女孩歡躍而去。但她一起一落的肩頭遠如影片一般在我的目前。當她用皺皮的疲手來接這十個角子時，我真覺得由我的手上將「侮辱」交給她了！

這是平常，平常不過的事，在這「劫外桃源」的地方是中國人的相當娛樂。香煙中的半仙態度，性的糟踐的生活，甚麼都不管的心思，這是這地方暫時的主人的教條。好好的自加學習，這桃源中准可允許有你的——個位置，這是我們從一瞬間得來的反省。

有點頭暈了，這奇異的世界不能久留，便一同走出，在樓門口等待着後行的趙先生，還不來，那位青年人望着門口的銅牌子道：「這樓上還有飯館哩，看這小賣所。」

張君輕藐地道：「方纔吸的玩意還不是這？一市中多少掛了這樣牌子的地方，如你願意進去，保吸不錯。真是鄉下人，還有賣飯的在上面哩！」

軍人方有點恍然。

及至我們走到大街上，也沒看見趙先生的影子，都說他又不知在那雲霧中辦甚麼交涉了，便決議去逛浪速町的夜市，不再等他。

當我們由日人的百貨商店走回旅館到自己的房間中時，趙先生却跳了進來道：「好找，好找，我出來連你們的後影也沒瞧見……」

「我們以為你與那小姑娘打交道去了。」張君答他。

「可不是，她娘也在那邊的煙炕上吸煙。那孩子因為給了她一塊錢，歡喜的沒法子，拖住我再去吸兩口，我去說幾句話後便出來，遲了。」

原來他與她們都很熟悉。

「應分是一齣戲多少錢？」

「四角小洋。」

「誰養着她們？」我在問。